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大仲马集 01 吴岳添 编选

三个火枪手 下

〔法国〕大仲马 著 李玉民 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大仲马集 吴岳添 编选

三个火枪手

[法国] 大仲马 著 李玉民 译

下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个火枪手 / (法) 大仲马著; 李玉民译. —2 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8
ISBN 978-7-5426-4893-8
I. ①三… II. ①大…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1291 号

三个火枪手

著 者 / [法国] 大仲马

译 者 / 李玉民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刘全德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443 千字

印 张 / 46.75

ISBN 978-7-5426-4893-8/I · 926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译本序.....	1
序言	1
第一章 老达达尼安的三件礼物	4
第二章 德·特雷维尔先生的候客厅	19
第三章 谒见	30
第四章 阿多斯的肩膀、波尔托斯的佩带以及阿拉密斯的手帕.....	41
第五章 国王的火枪手与红衣主教的卫士	49
第六章 路易十三国王陛下	60
第七章 火枪手的内务	79
第八章 宫廷一桩密谋	88
第九章 达达尼安初显身手	97
第十章 17 世纪的捕鼠笼子	106
第十一章 私通	116
第十二章 乔治·维利尔斯，白金汉公爵	134
第十三章 博纳希厄先生	142
第十四章 默恩那个人	151
第十五章 法官与军官	162
第十六章 掌玺大臣一如既往，不止一次寻钟敲打	170
第十七章 博纳希厄夫妇	182
第十八章 情人和丈夫	195

第十九章	作战计划	203
第二十章	旅行	213
第二十一章	德·温特伯爵夫人	225
第二十二章	梅尔莱松舞	235
第二十三章	约会	242
第二十四章	小楼	254
第二十五章	波尔托斯	264
第二十六章	阿拉密斯的论文	282
第二十七章	阿多斯的妻子	300
第二十八章	回程	320
第二十九章	猎取装备	336
第三十章	米莱狄	345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353
第三十二章	讼师爷的午餐	361
第三十三章	使女和女主人	371
第三十四章	话说阿拉密斯和波尔托斯的装备	381
第三十五章	黑夜里猫全是灰色的	390
第三十六章	复仇之梦	398
第三十七章	米莱狄的秘密	407
第三十八章	阿多斯如何唾手而得装备	414
第三十九章	幻象	425
第四十章	一个可怕的幻象	435
第四十一章	拉罗舍尔围城战	443
第四十二章	安茹葡萄酒	456
第四十三章	红鸽棚客店	465
第四十四章	火炉烟筒的用途	473
第四十五章	冤家路窄	482
第四十六章	圣热尔韦棱堡	488
第四十七章	火枪手密议	496

第四十八章	家务事	515
第四十九章	命数	531
第五十章	叔嫂之间的谈话	539
第五十一章	长官	547
第五十二章	囚禁第一天	558
第五十三章	囚禁第二天	566
第五十四章	囚禁第三天	575
第五十五章	囚禁第四天	584
第五十六章	囚禁第五天	593
第五十七章	古典悲剧的手法	608
第五十八章	逃走	615
第五十九章	1628年8月23日朴次茅斯发生的事件	624
第六十章	在法国	636
第六十一章	贝蒂讷加尔默罗会修女院	642
第六十二章	两类魔鬼	656
第六十三章	一滴水	663
第六十四章	身披红斗篷的人	678
第六十五章	审判	684
第六十六章	执刑	692
大结局		697
尾声		707

附录

浪漫主义的通俗小说家	吴岳添	709
大仲马生平及创作年表	吴岳添编	719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到了约定的时间，四个朋友带着四名跟班，来到卢森堡宫后边的一座围起来放羊的废弃园子。阿多斯给牧羊人一枚硬币，让他把羊群赶走。四名跟班负责放风。

不大工夫，一群不声不响的人走过来，进入同一座园子，与火枪手会合，按照海峡对岸的习惯，彼此做了介绍。

几个英国人出身都非常高贵，可是一听对方的名字十分古怪，不仅吃惊，而且还感到不安。

“你们虽然介绍了，”温特爵士等三名火枪手报完名字，便说道，“我们还是不知道你们是谁，我们总不能同这样名字的人决斗，这些是牧羊人的名字。”

“因此，正如您猜想的，爵士，这些是假名。”阿多斯说道。

“这就更加使我们渴望了解你们的真名实姓了。”英国人答道。

“您不知道我们的名字，也照样同我们赌博过嘛，”阿多斯说道，“您赢了我们两匹马，不就是证据吗？”

“不错，然而，我们那次仅仅拿钱冒险，而这一次却要拿生命冒险。赌钱跟什么人都可以，而决斗只能同地位相当的人。”

“这话也对。”阿多斯说道。接着，他从四个人中选了一个决斗对手，小声报了自己的名字。

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也照此办理。

“您看够格吗？”阿多斯问他的对手，“您觉得我的贵族头衔，还配得上比剑吗？”

“是的，先生。”那个英国人颌首答道。

“那好，现在，能让我告诉您一件事吗？”阿多斯冷冷地又

说道。

“什么事？”

“就是刚才您不要求我报出姓名，对您恐怕更好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别人以为我死了，而我也有些理由不希望他们知道我还活着——这样，我就不得不杀了您，免得我的秘密泄露出去。”

那英国人瞧了瞧阿多斯，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哪知阿多斯毫无开玩笑的意思。

“先生们，”阿多斯同时对自己的伙伴和对手们说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好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那就接招儿吧。”阿多斯说道。

霎时间，八把剑在晚照中寒光闪闪，双方交手了，有国仇、私怨的双重敌意，搏斗就格外激烈。

阿多斯十分沉着，一招一式都很到位，就好像在剑术演习厅上似的。

波尔托斯经历了尚蒂伊的那场遭遇，显然改掉了过分自信的毛病，现在搏斗起来，招式极为细腻而谨慎了。

阿拉密斯要把自己的诗第三章写完，就像个大忙人，想赶紧把眼前的事儿打发掉。

阿多斯头一个刺死了对手——只一剑就结果性命，因为他已有言在先，因而一剑致命，刺穿了对手的心脏。

波尔托斯第二个取胜，刺中对手的大腿，把他撂倒在草地上。那个英国人当即不再抵抗了，缴械认输，于是，波尔托斯就把他抱回马车上。

阿拉密斯攻击十分凶猛，对方被逼得接连退了五十来步，最后在跟班们一片哄笑中逃命去了。

达达尼安这边，开头只招架不还手，等到对手显然疲惫了，他才发力，从侧面猛击一剑，就把对手的剑磕飞了。男爵一见武

器脱了手，就急忙后退两三步，不料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

达达尼安一个箭步蹿到跟前，用剑抵住他的喉咙。

“我可以杀死您，先生，”他对英国人说道，“您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中，不过，看在令姐的情分上，我饶您一命。”

达达尼安真是乐不可支，他实现了预定的计划，再想到发展的前景，脸上不禁绽出前面提到过的那种微笑。

这个英国人见自己的对手是个性情极好的贵绅，不免喜出望外，上前一把搂住达达尼安，还百般称赞三名火枪手。波尔托斯已经把对手安放在马车上，阿拉密斯的对手也已逃之夭夭，大家只需考虑丧命的这一个了。

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还抱一线希望，也许剑伤不是致命的，便给那人脱衣裳检查。从他的腰带上忽然掉下一个钱袋，达达尼安拾起来，递给温特爵士。

“真见鬼，您让我拿这个干什么？”英国人说道。

“以后您还给他家里。”达达尼安说道。

“他的家庭哪儿在乎区区这点儿钱，人家继承的遗产年金的收入，就有一万五千路易金币！这口袋里的钱，就赏给你们的跟班吧。”

达达尼安将钱袋揣进兜里。

“现在，我的年轻朋友，希望您能允许我这样称呼您，”温特爵士说道，“如果您愿意的话，今天晚上，我就把您介绍给我嫂子克拉丽斯夫人。因为，我也要让她好好接待您，而她在宫中走动得还算不错，也许日后她说一句话，对您不是一点儿用处没有的。”

达达尼安欢喜得红了脸，颌首同意。

这工夫，阿多斯已经凑到达达尼安身边。

“这袋钱您打算怎么处置？”他对着达达尼安的耳朵悄声问道。

“我就是打算交给您的呀，我亲爱的阿多斯。”

“给我？为什么给我呀？”

“还用问？是您杀了他，这是战利品。”

“我，继承一个敌人的钱！”阿多斯说道，“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这是战争的惯例，”达达尼安说道，“那么当作决斗的惯例有何不可呢？”

“即使在战场，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干过。”阿多斯说道。

波尔托斯耸耸肩膀。阿拉密斯则努了努嘴，表示赞同阿多斯。

“那么，”达达尼安又说道，“咱们就照温特爵士的建议，把这些钱赏给跟班。”

“对，”阿多斯说道，“但这钱不是赏给我们的跟班，而是赏给英国人的跟班。”

阿多斯接过钱袋，扔到车夫的手中：

“给您和您的几个伙伴。”

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却有这种豪爽之举，也给波尔托斯很大的震动；而这种法国式的慷慨，由温特爵士和他的朋友传扬出去，到处都受到极大的赞誉；当然，只有格里莫、木斯克东、卜朗舍和巴赞这四位不以为然。

温特爵士在分手时，将他嫂子的住址告诉了达达尼安——她住在豪华街区，王宫广场六号。况且，温特爵士还主动提出来接他，好把他介绍给他嫂子。达达尼安约他晚上八点钟，在阿多斯的住所见面。

我们这位加斯科尼青年，脑子完全让这次引见给米莱狄的事给占据了，他不免回想迄今为止，那个女人以多么独特的方式干预了他的命运。他确信她是红衣主教的人，然而，他总感到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不可抵御地把他拖向那女人。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怕米莱狄认出在默恩和多佛尔见过他。如果认出来，她就会知道他是德·特雷维尔先生的朋友，因而身心都属于国王。这样一来，他就必然丧失一部分优势，因为，双方都相互了解什么来路，他跟米莱狄就只好在对等的条件下较量了。至于她和德·瓦尔德伯爵开始的私情，我们这位自命不凡的青年倒不大在意，尽管那位伯爵年

轻英俊，十分富有，又深得红衣主教的宠信。而我们这位年仅二十岁，尤其生于塔尔布的青年，也绝不是白给的。

达达尼安先回自己的住所，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又去阿多斯那里，并且照老习惯，把事情和盘向他托出了。阿多斯听了他的打算，便摇了摇头，劝他多加小心，声调还带了几分辛酸。

“怎么！”他对达达尼安说道，“您刚刚失去一个女子，照您说是个善良可爱的完美女子，现在又去追另一个女人了。”

达达尼安感到责备得好。

“我爱博纳希厄太太用的是心，而爱米莱狄呢，用的却是脑子。”他说道，“我设法让人把我带到她府上，就是特意要弄清楚，她在宫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她扮演的角色，还用说吗？根据您对我讲的这些情况，就不难推测。她就是红衣主教的密使，一个要诱您掉进陷阱的女人，您的脑袋丢在里面就算完了。”

“活见鬼！我亲爱的阿多斯，我觉得，您把什么事情都看得一团漆黑。”

“亲爱的朋友，有什么办法呀，我就是信不过女人！我吃过大亏，尤其信不过金发女人。您对我说过，米莱狄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吧？”

“她那头金发是世间最美的。”

“噢！我可怜的达达尼安。”阿多斯说了一句。

“听我说，我要弄个水落石出，一旦掌握我渴望了解的情况，我就离开她。”

“您就去弄个水落石出吧。”阿多斯冷冷地说道。

温特爵士准时来到，不过阿多斯及时得知消息，就躲进另一间屋里。因此，温特爵士只见到达达尼安一人，由于快到八点钟了，他就把年轻人带走了。

一辆华丽的大轿车等候在楼下，由于两匹骏马拉车，不大工夫就驶到王宫广场。

克拉丽斯夫人郑重地接待了达达尼安。她的府邸特别豪华，而尽管由于战事，大部分英国人已经离开，或者即将离开法国，米莱狄新近仍然拿出一笔钱修缮住宅，这表明遣返英国人的通行措施，对她毫无妨碍。

“您瞧，”温特爵士将达达尼安介绍给她嫂子，说道，“这位年轻的贵绅，手里曾经掌握我的性命，尽管我是英国人，又侮辱了他，我们仇敌上加仇敌，他还是手下留情，丝毫不想乘势把事情做绝。夫人，您若是对我还有点儿感情的话，就向他表示感谢吧。”

米莱狄眉头微微一皱，额上掠过一片难以察觉的云影，嘴角随即又泛起十分怪异的微笑。年轻人见这瞬息三变的表情，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那位兄弟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早已转身去逗弄米莱狄宠爱的猴子，是被猴子扯衣襟拉过去的。

“欢迎光临，先生，”米莱狄说道，她那独特的甜美声音，同刚才达达尼安捕捉到的不悦神色极不相称，“今天您得享有我终生感激的权利。”

这时，温特爵士转过身来，一个细节也不落地叙述了白天那场决斗。米莱狄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极力掩饰自己的反应，别人还是不难看出她根本就不爱听这件事。血液升腾到她脸上，两只纤足也在裙子下面躁动。

温特爵士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他讲完了，便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桌子的盘子里，摆着一瓶西班牙葡萄酒和几只酒杯。他斟满两杯酒，举杯招呼达达尼安一起喝。

达达尼安懂得，拒绝同一个英国人干杯，是一种极大的冒犯，于是他走过去，从桌子上拿起第二杯。然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观察米莱狄，刚才从镜子里见到她脸上的变化，现在她以为无人瞧见，就狠狠地撕咬自己的手帕，脸上露出一种近乎残忍的表情。

达达尼安曾经注意到的那个俊俏的小使女，这时走进来，她用英语对温特爵士讲了几句话。温特爵士立刻说有急事，请达达

尼安允许他离开一下，并且让他嫂子代他求得原谅。

达达尼安同温特爵士握手之后，又回到米莱狄的身边。她的神情变化快得惊人，又恢复了热忱之态，只是手帕上留下几个小红斑点，表明她曾咬破嘴唇出了血。

她的嘴唇十分美艳，赛似珊瑚。

交谈变得很活跃了，米莱狄似乎完全恢复了常态。她说温特爵士只是她的小叔子，而不是亲兄弟。她嫁给了这个家族的旁支，现在带着一个孩子守寡。如果温特爵士终生不结婚，这孩子就是他的唯一继承人。达达尼安听了这些话，就觉得还有一层幕布掩盖着什么隐私，但幕布下面究竟有什么还不得而知。

而且，交谈了半个小时之后，达达尼安确信米莱狄是他的同胞——她讲的法语纯正优美，毫无疑问是法国人。

达达尼安讲了一大套献殷勤的话，保证忠心耿耿地效劳。这种无聊的废话，每从达达尼安嘴里冒出一句，米莱狄就报以亲切的微笑。该走了，达达尼安向米莱狄告辞走出客厅，成了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他下楼时碰见那个俊俏的使女，她擦肩而过时拂了他一下，便满脸通红请他原谅，声音十分甜美，达达尼安当即说没关系。

次日，达达尼安又来拜访，他受到比头一天更热情的接待。温特爵士不在府上，这次，是米莱狄陪了他一个晚上。米莱狄似乎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兴趣，问他是什么地方人，有什么朋友，有时是否也想投靠红衣主教先生。

大家知道，达达尼安虽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事却极为谨慎，他难免想起自己对米莱狄的种种怀疑。他在她面前大肆颂扬法座，说他当初如果结识德·卡伏瓦先生那种人，而不是认识德·特雷维尔先生，那他定然加入红衣主教的卫队，就不会去当禁军卫士了。

米莱狄若不经意地改变了话题，完全随便地问他是否去过英国。

达达尼安回答说，他奉德·特雷维尔先生之命，去英国采办军马，还带回了四匹样马。

在谈话中间，米莱狄咬了两三次嘴唇，她与之打交道的是个城府很深的加斯科尼人。

达达尼安还是跟头一天同样的时刻告辞，他在走廊里又遇见美丽的凯蒂——这是那使女的名字。凯蒂看见他时，那种亲近的表情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达达尼安的心思全放在女主人身上，他绝不会去注意使女的种种表示。

第三天和第四天，达达尼安照样去拜访米莱狄，而每天晚上，米莱狄接待他也日益亲热。

同样，每天晚上，或者在前厅，或者在走廊，或者在楼梯上，达达尼安也总能遇见俊俏的使女。

可是，正如前面所说，可怜的凯蒂一而再、再而三表示，根本没有引起达达尼安的关注。

第三十二章 讼师爷的午餐

在那场决斗中，波尔托斯扮演了一个十分出彩的角色，不过，他并没有忘记讼师爷太太请他吃饭的事。次日中午将近一点钟，他还让木斯克东最后刷刷衣服，然后前往狗熊街，那神气就好像人逢双喜。

他的心怦怦直跳，但不像达达尼安，那是年轻人因急切的爱情而心跳。不一样，激荡他的热血的，是一种更加物质化的利益。他终于要跨进那道神秘的门槛，登上那座陌生的楼梯——那是科克纳尔先生用一枚枚古老的埃居搭建的楼梯。

那个大钱柜，他梦见过多少次，现在就要在现实中看到了——那钱柜又长又深，装着门闩，上了铁锁，牢牢地嵌进地面。那个大钱柜，他经常听人提起，而现在，讼师爷太太就要用稍显干瘦、尚有姿色的双手，将柜门打开，让他的目光赞叹不已。

再说，他在大地上是个漂泊不定的人，没有财产，也没有家庭；他又是个大兵，在客店、饭馆、低级酒馆和小客栈混惯了日子。他这个美食家，大部分时间只好遇到什么吃什么，而现在，他要去尝一尝家庭餐饭了，去体验一下家庭的温馨了，去接受那种小体贴，而且据那些老兵油子说，人的境况越艰难困苦，就越喜爱那类小体贴。

以表弟的身份，每天能吃上好饭菜，让肌肤枯黄、满是皱纹的老讼师舒展眉头，再向年轻的文书传授打纸牌、掷骰子最巧妙的手法，赚点儿酬金，上一堂课换取他们一个月的积蓄。想到这些，波尔托斯真是喜不自胜。

这名火枪手又清楚地回想起关于诉讼代理人的道听途说。那

种恶言恶语，从那个时期就广为流传，还传到后世，说他们视钱如命，雁过拔毛，天天过斋戒的日子，等等。然而，除了几件事情，波尔托斯认为过分节省之外，他倒觉得这位讼师爷太太在钱上面手相当松，当然这仅就一位讼师的妻子而言，总之，他期望踏入一座豪宅。

不料，走到门口，波尔托斯不免产生疑虑，这门脸实在吸引不了人：侧翼黑黢黢的，恶臭刺鼻；楼梯上光线微弱，仅仅从邻院透过铁窗栏射进一点儿阳光；二楼有一扇矮门，门上布满大铆钉，犹如大夏特莱监狱的大门。

波尔托斯用手指敲了敲门。过来开门的是一名高个子的文书，他脸色苍白，蓬乱的头发像原始森林。这名文书见来人身材魁伟，便知其孔武有力，见他身着军装便知其身份，见他满面红光便知其生活优越，因此，他显出不得已而对来人以礼相待的样子。

他身后还站着一名个子略矮的文书，第二个身后又站一名个子稍高的文书，一名十二岁的小跑腿则站在最后。

总共三个半文书，这在当时表明，这家事务所业务很红火。

火枪手要在一点钟才能到来，可是从中午起，讼师爷太太就守望了，她信得过情夫的那颗心，也许还有他那副肠胃，可以期待他提前到达。

因此，客人上了楼梯刚进门，几乎同时，科克纳尔太太就从里屋出来了。这位可敬的夫人一出现，就使他摆脱了极其尴尬的处境。当时，几名文书的好奇眼睛都盯住他，而他面对这些个头儿参差不齐的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瞠目结舌始终没有讲话。

“这位是我的表弟，”讼师爷太太高声宣布，“请进，请进，波尔托斯先生。”

波尔托斯这名字产生了效果，几名文书都笑起来。不过，波尔托斯回头一瞧，他们的脸立刻又都恢复了严肃的神态。

他们穿过了文书所在的前厅，又穿过了文书本应留在职守的工作间，来到讼师的办公室。位于最里面的这个办公室黑乎乎的，

空间较大，堆放了许多案卷。从工作间出来，右首是厨房，他们走进左首的客厅。

所有这些房间都相通，没有给波尔托斯留下一点儿好印象。所有房门都敞着，说话的声音远远就听得到。而且，他也顺便扫了厨房一眼，想探探情况，却不见什么动静，在这美食的圣殿里，并没有准备盛宴所通常呈现的那种炉火通红、一片繁忙的景象，他不禁感到极大的遗憾，就连讼师爷太太也无地自容。

毫无疑问，老讼师事先已得知这次拜访，他见波尔托斯神态相当自若地走上前，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时，并无惊异之色。

“我们好像是表亲关系吧，波尔托斯先生？”老讼师用臂力从藤椅上撑起身子说道。

这老头儿穿一件肥大的黑上衣，瘦小的身体完全隐没在里面，但是看样子很精干，一双灰色小眼睛射出宝石般的光泽，同那张做怪样的嘴一起，在他脸上构成了唯一尚存生气的部分。不幸的是，他那副骨头架子下面的两条腿开始不听使唤了。近五六个月，他的身体越发明显地垮下来，而这位可敬的老讼师差不多变成他妻子的奴隶了。

这位表亲被接受，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科克纳尔先生如果腿脚利落，就可能根本不承认同波尔托斯先生有什么亲戚关系了。

“对，先生，我们是表兄弟。”波尔托斯应声说道，他显得从容不迫，况且他也从未指望受到科克纳尔先生的热情款待。

“是从女方论的吧，我想？”老讼师狡黠地说道。

波尔托斯根本没有理解这种嘲讽之意，而当成一句天真的话，他抖动着大胡子哈哈大笑。科克纳尔太太深知，天真的讼师是他这一族中的稀货，因此她只略微一笑，脸却红得很厉害。

波尔托斯一到来，科克纳尔先生便不安地望望他那橡木办公桌对面的一口大柜子。波尔托斯当即明白，那口大柜子虽然不符合他梦中所见，但八成是充满财气的钱柜。他不禁喜出望外：现实的钱柜比他梦见的高出六尺。